

浪子回头



中国古代民间故事

浪子回头

連

盟

改编：杨 骆

绘画：水天宏

扫描：观潮轩

制作：书 趣



【内容提要】

富家子弟过迁，从小娇生惯养。父亲忙于操持家业，对他疏于管教，致使他在坠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最后为逃避惩罚而离家出走，沦为乞丐。后来在其妹夫的帮助下，他重新认识了生活及做人的道理，振作起来重新做人。

本书通过一个败子回头的故事，表现了中华民族轻财重义的美德，反映了封建社会的各种世态。



本书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初版

相传许昌有个富翁，名叫过善，老妻死后，膝下只有一子一女。过善刻苦经营，勤俭持家，从来不肯浪费一文。



过老已有五十多岁，一心指望儿子成人。偏偏他的儿子
过迁不成器，借着读书之名，瞒着父亲在外浪荡。



过迁见了书本，恨如冤家；喝酒赌钱，爱如性命。他三天两头缺课，却不时对先生孝敬点儿小意思，堵堵他的嘴。那先生也就听其自然。



过老被蒙在鼓里，他只忙着自己的家业，也不去查考儿子的行为，只道儿子勤学，倒也欢喜。每日中午照例差小厮到书馆去送饭，免得儿子来回奔波。



这过老俭约克己，但是给爱子送去的饭食总是拣鱼肉好菜，哪知每天都给小厮在半路上受用了。



那过迁也无所谓，只知整日在外荒唐。三朋四友，干着吃喝嫖赌的勾当。



他是自小配了亲的，这样的浪荡行为，被岳丈方长者知道了。方老对这个未婚女婿的品行大为不满，特地差人来告知过善。过老听了，有点半信半疑。



他连忙把小厮叫来查问：『小官人每日到哪里去的？你从实说来！』小厮答说：『呀，小官人天天在书馆用功勤读，哪里也没去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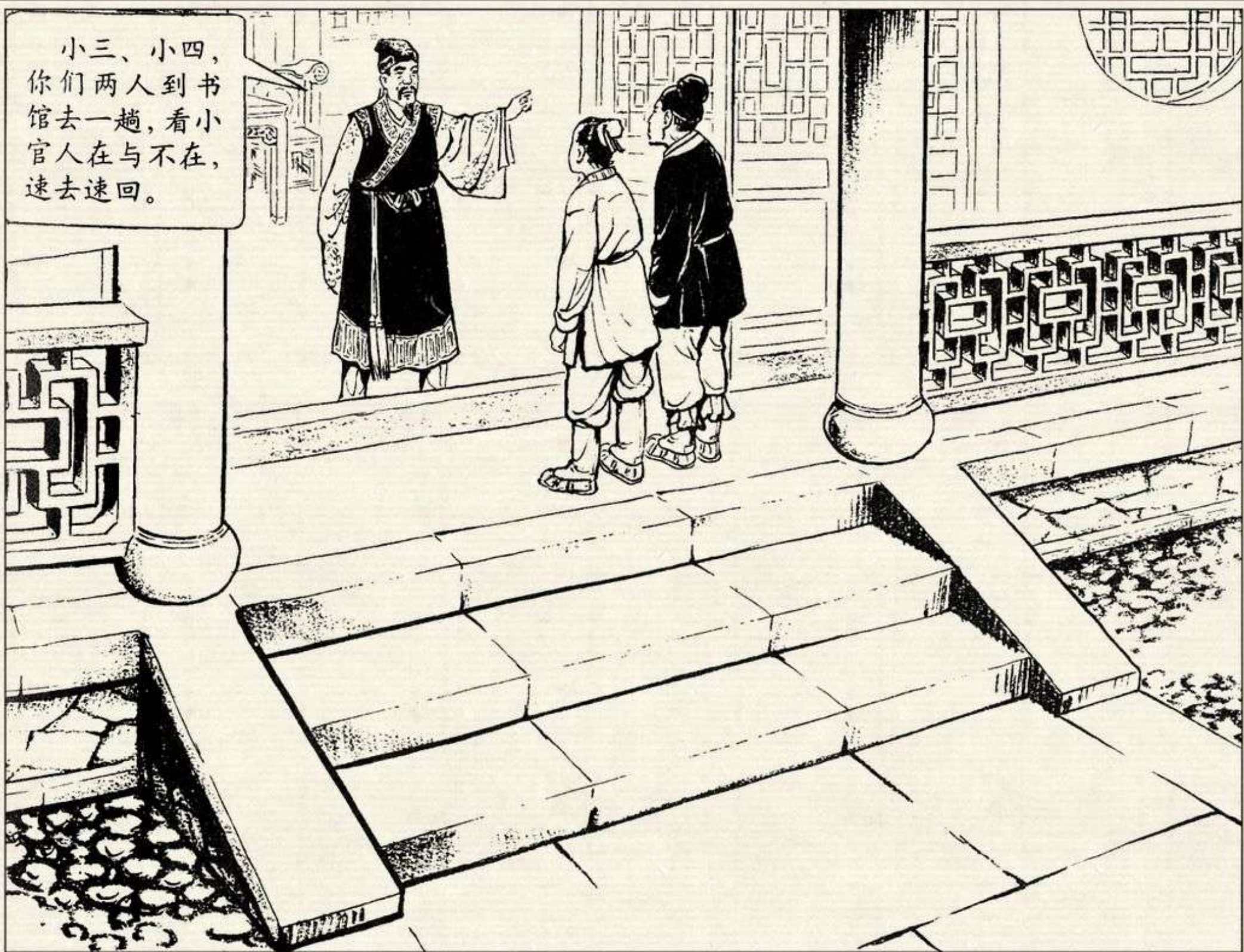
那小厮是个机灵鬼，等到过迁回家，急忙递个信息给他。过迁听了，心中有数，便预先编造好一套应付的话。



过迁来到房内。过老问起这事，他绝口否认，还说：『谁这样毁我，我要打他几个耳刮子，儆戒儆戒！』过老被他一阵做作，反而觉得错怪了儿子。



过迁把父亲哄过，仍在外边逍遥。过了几时，方老又差人来告知过善。过老重新起疑，吩咐两个家人到书馆里去看一看。



小三、小四，
你们两人到书
馆去一趟，看小
官人在与不在，
速去速回。

这小三、小四年轻腿快，不一会赶到书馆，只听得里面书声朗朗，进去一看，过迁的座位上却连个影儿也没有。问先生，先生回说 he 已有几天不到学了。



兄弟俩回报过老，过老这才生起气来，取出棍棒要打送饭的小厮。这小厮受不住吓，一五一十地说了。过老万万想不到儿子这般无赖，直气得手脚发抖。



等到晚上过迂回家，过老刚骂了一句，过迂连忙跪下来，花言巧语一番；女儿淑女也在旁劝解。过老满肚子气已自平了一半，教训了几句就算了事。



过了几天，过老到后房去取银两。开柜看时，吃了一惊。原有二千多两白银，已经少掉了一半。



过老料定是儿子偷用，马上找了一根棍棒，把他唤来，一边责打，一边喝问。过迁知道赖不过，只得直说，承认私下配好钥匙，陆续偷去花用的。



过老气得双脚乱跳，骂道：『畜生！我还是打死了你，省得被人家耻笑！』这时女儿和小三、小四等都来讨饶。过老跳了一会，也只得罢了。



从此，过老不放儿子去读书了，吩咐小三、小四取条铁链，把过迁锁在一间空房里。



过了几天，淑女劝道：『哥哥年轻，被人引诱，只要他断了这批坏朋友，就会变好，请爹爹宽恕他吧。』老仆朱信又献了一个主意，过老点头称是。

太公关锁小官人，
也不是长久之计。何
不替他完婚？他有
了娘子，自然会收
心，岂不两全其美？



过善亲自到方家去提亲，恳求完婚。方老见他说得有理，也就答应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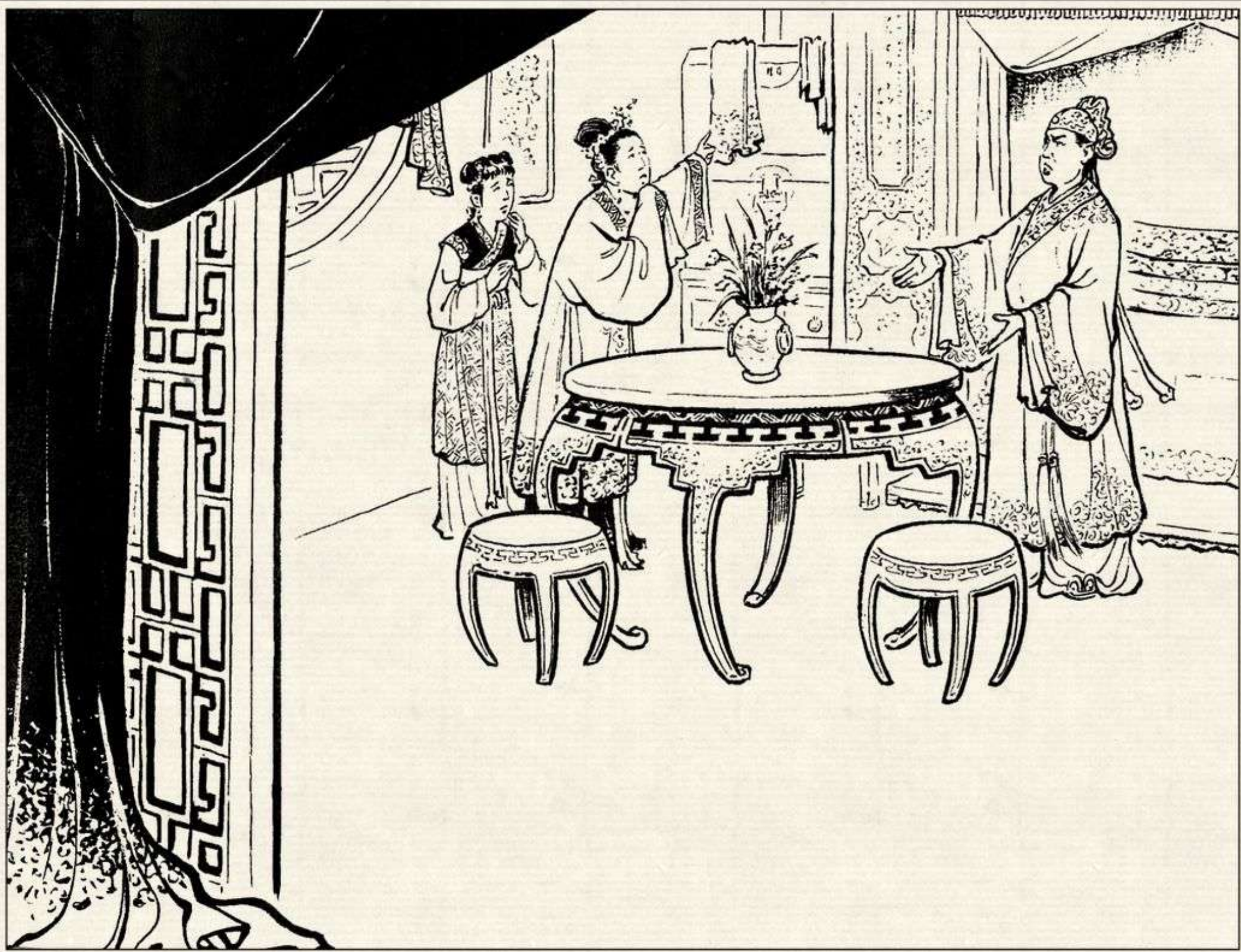
过善择定吉日，把媳妇迎过门来。过迁见妻子美丽温柔，倒也颇感闺房之乐，暂时收了野心。



这样过了个把月，方氏归宁去了。过迁在家无聊，要想出去玩乐，只是手头没钱。他想了一会，猛想到妻子的金银首饰，便偷偷打开箱子，拿了出来。



等到方氏回家，发觉箱笼都被掏空，叫起苦来。盘问过
迁，他却推得十分干净。方氏急得大哭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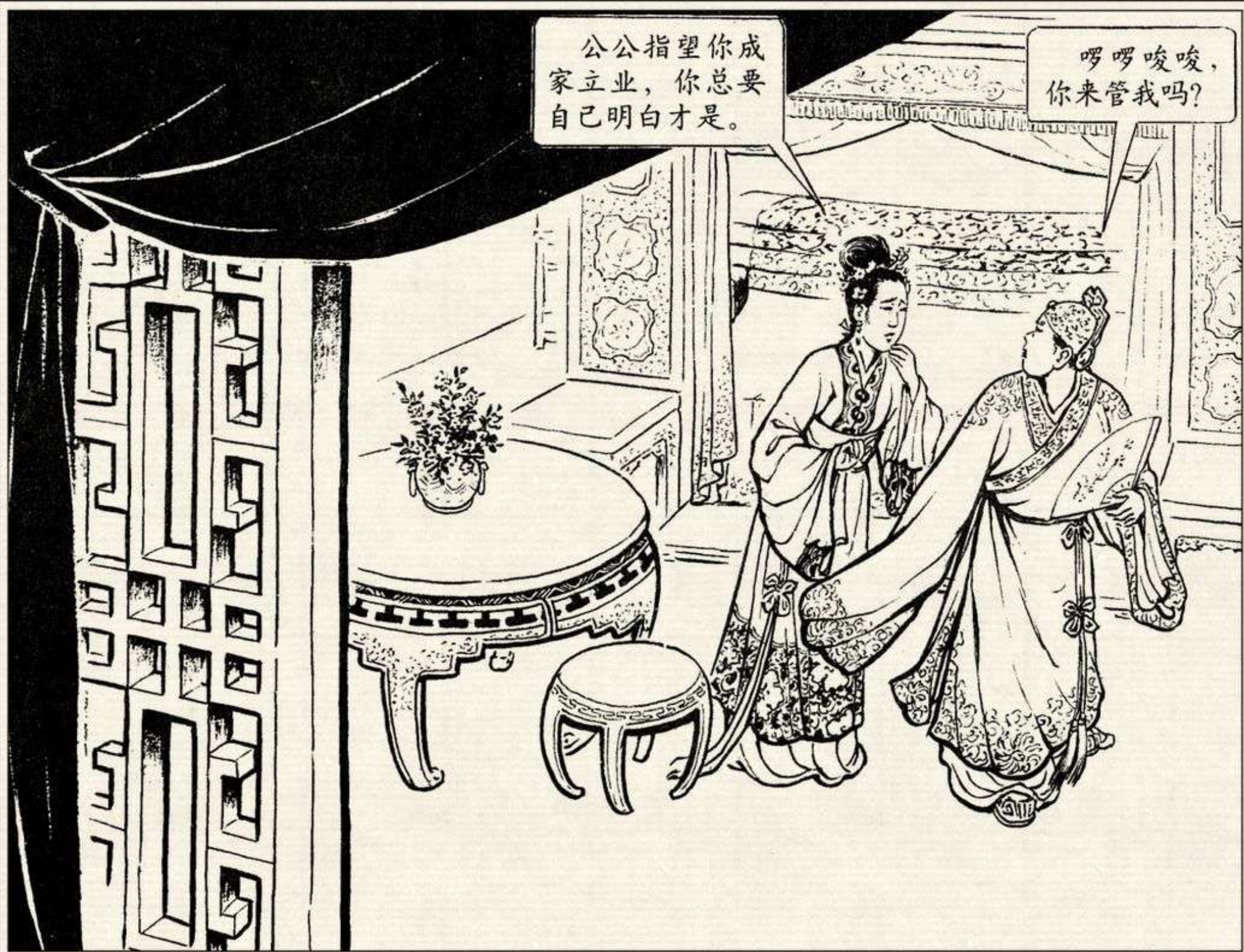
过老过来问明情况，心里明白，气得浑身发抖，抓住儿子，边打边骂：『畜生！你贼性不改，还不如早些死了的好！』



过老越说越气，随手拿起根棒槌，劈头便打。淑女哭着替哥哥求情，方氏也怕过老手重，弄出祸事，因此也上来劝说。



好不容易才把过老劝了出去。那过迁吃了这一顿打，倒有好几天躲在房里，不敢出门。可是偷食猫儿性不改，过了月余，他又活动了。



过迁起先还存着几分顾忌，渐渐儿胆子又大起来，偷空便出去。到了无钱使用，自有那些酒肉朋友替他出主意，将家中田产私自抵押出去，尽情挥霍。



方氏怕过老气愤，起先还不敢告诉。后来过迁越发胡为，她觉得再不能替他隐瞒下去了，才去禀告过老。



过老差人四出寻找，要好好地治他。过迁得了消息，料想此番回家必然被锁禁起来，便索性躲在娼妓家中，呼朋引友，照样作乐。



这帮酒肉朋友，都想在过迁身上捞些油水。有一天，一个绰号『白吃鬼』的向过迁借十两银子，他不曾答应，『白吃鬼』一怒之下，便来向过迁善报告。



过善听了，马上带五六个家人，随『白吃鬼』赶到三里桥，吩咐家人守在门外，自己直向门里奔。



他冲进院内，睁眼看时，儿子正在吃酒。这一下，几个月间积下的气愤一下子发作起来，他拾起地上一块大石头，照准儿子狠狠地掷去。



过迁眼快，急忙一闪，那石头打在墙壁上，吓得过迁慌忙夺路逃走。



守在门口的人，不曾提防，一时拦阻不住，被他冲了出去。过老忙叫小三、小四快快追赶上去。



小三、小四跑得快，不多时追上过迁，将他一把扯住。过迁情急，一拳向小四当胸打去。小四踉跄了几步，向后跌倒。



小四一跤跌下，后脑触着一块石片，顿时血流如注，两手一摊，连声息也没有了。小三拉住过迁，急叫起来。



过迁定睛一看，地上一注鲜血，小四面如黄蜡，只道已经犯了人命，急得满头大汗，拼命甩开了小三，逃得不知去向。



这时候，小四却苏醒过来。小三见了，也不再去追赶，忙扯些布给他包扎了，背上他回去复命。



过迁逃走了，可是逃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欠的债还是要还。过善脱不了干系，只得逐一理清。从此过老心灰意冷，倒望儿子死掉了干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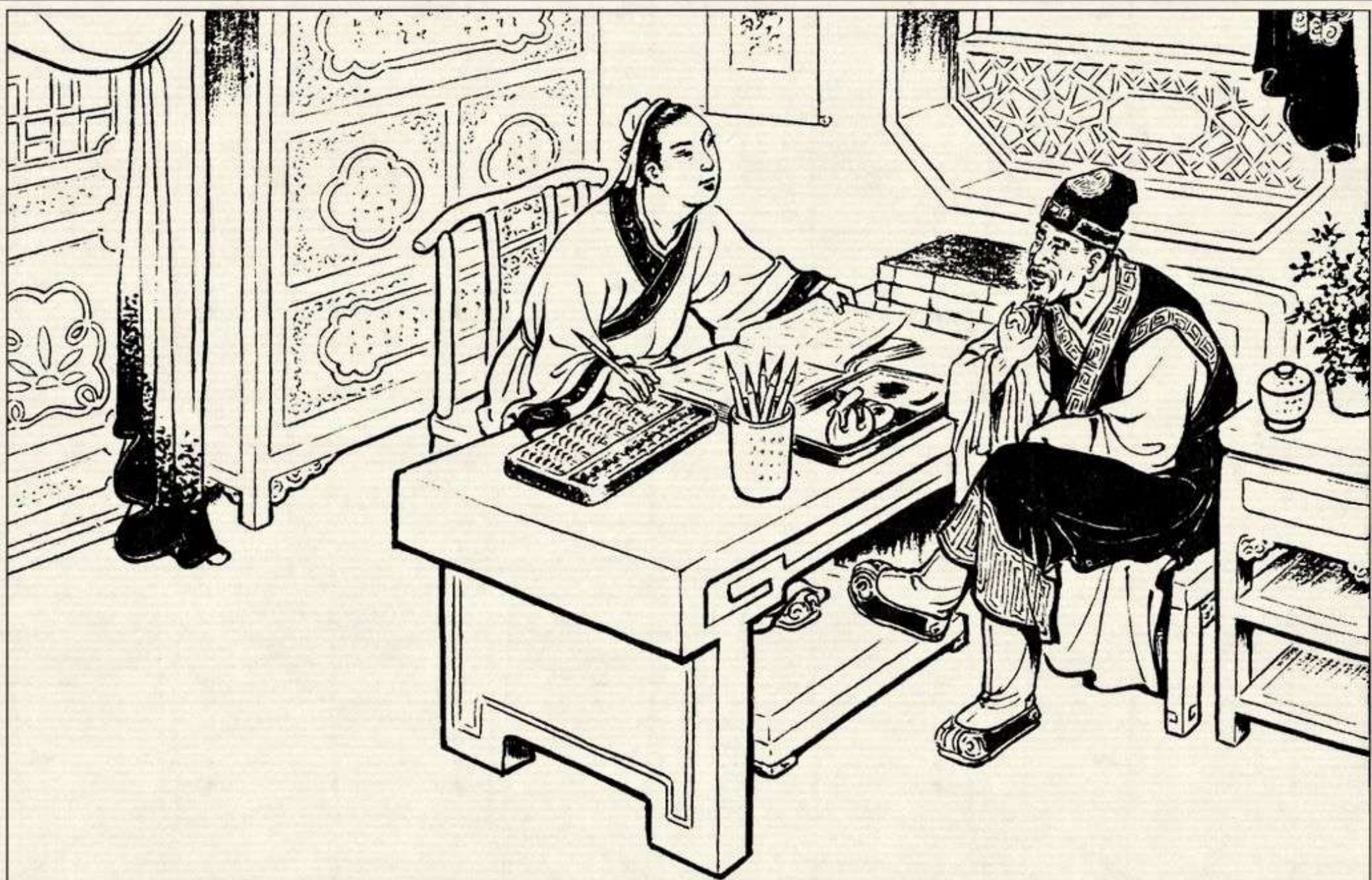
他把希望寄在女儿身上，要替她早日择配。恰好邻近张仁家央媒来说亲。过老知道张仁的儿子张孝基才貌双全、十分中意，便拣了吉日，将他招赘过来。



那张孝基家境也不差，还是个独子，只为顾念过家门户，才肯招赘。张孝基与过淑女完婚之后，小夫妻俩相敬如宾，十分恩爱。



过善因自己年老，便把家业交给孝基料理。孝基办事井井有条，待人接物十分和气。过老看在眼里，很是欢喜。



转眼过了两年，过善忽然染病，病势渐危，自己料想不会好了。他吩咐女儿，在家里备了一些酒菜，请邻里亲戚过来。



过善叫孝基接待他们吃了一顿，然后请他们来到床边，说明因儿子不肖，愿将所有财产，全都传给女婿。说着，又在枕边摸出遗嘱，给众人观看。



众人还未开言，张孝基抢先说道：『小婿愚见，应当差人访寻大舅回来，将这份家业给他。纵然大舅有何不幸，家中还有舅嫂，小婿也不敢承受。』



孝基再三推辞，过老只是不肯。那些亲戚邻里议论纷纷，都说女婿是半子，不受不对，全受不行，还是平分，最是恰当。



过善听了，只是摇头。众人见他脸红气喘，便都劝孝基暂且承受。孝基无奈，只得答应。众人便在遗嘱上写了花押，由过老亲手递与孝基。



过善又唤媳妇来到跟前，嘱她回门改嫁，以免误了青春。方氏大哭，不愿改嫁。过善见她态度坚决，就拨出一百亩田地，作她的生活费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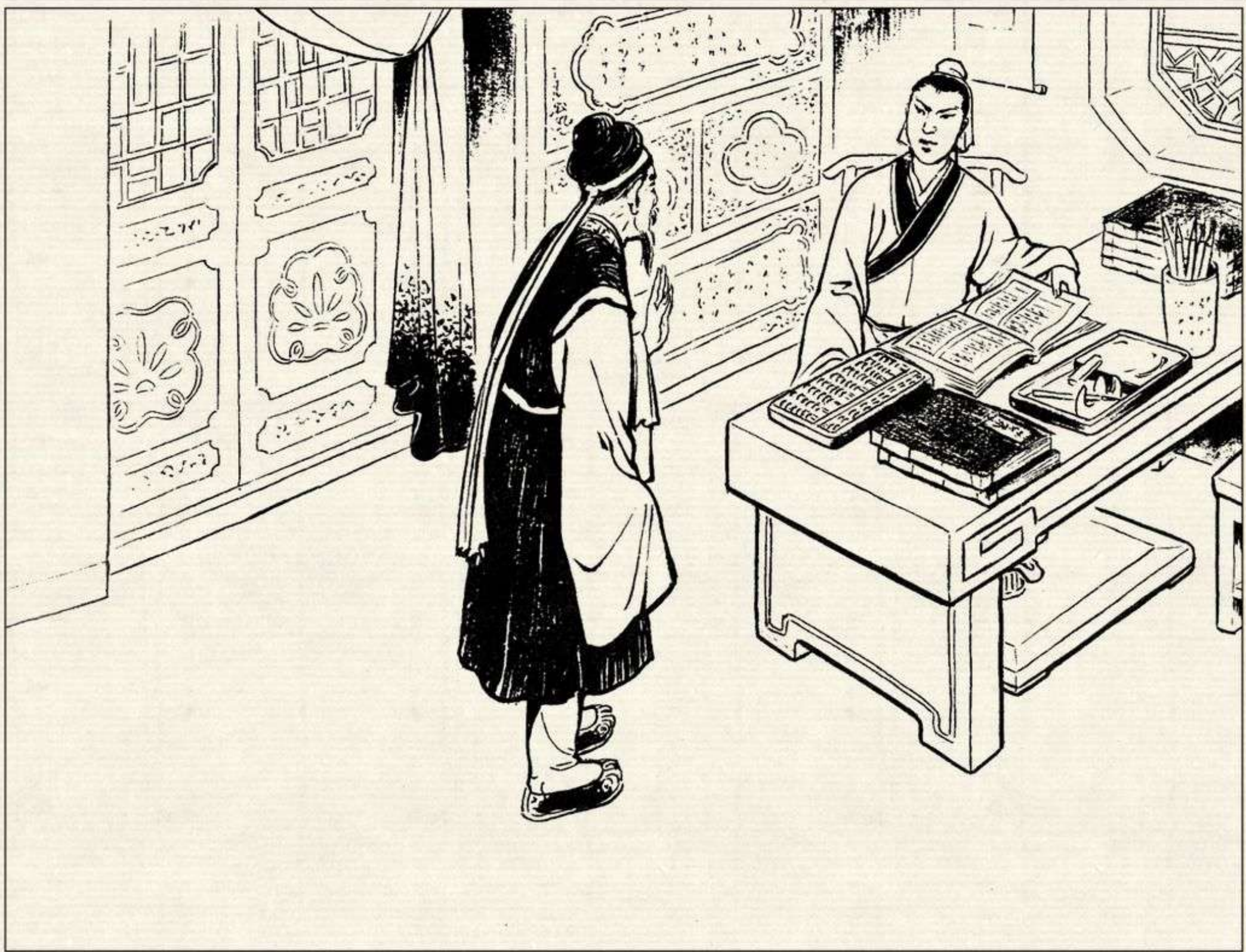
过老安排妥当，当夜就亡故了。全家上下想起他平日的
好处，一个个哭得死去活来。



方氏等办完了丧事，便别了孝基夫妇，自回娘家。



孝基把丈人遗下来的钱财、米谷，立下账本，登记得笔笔清楚。又差人各处访寻过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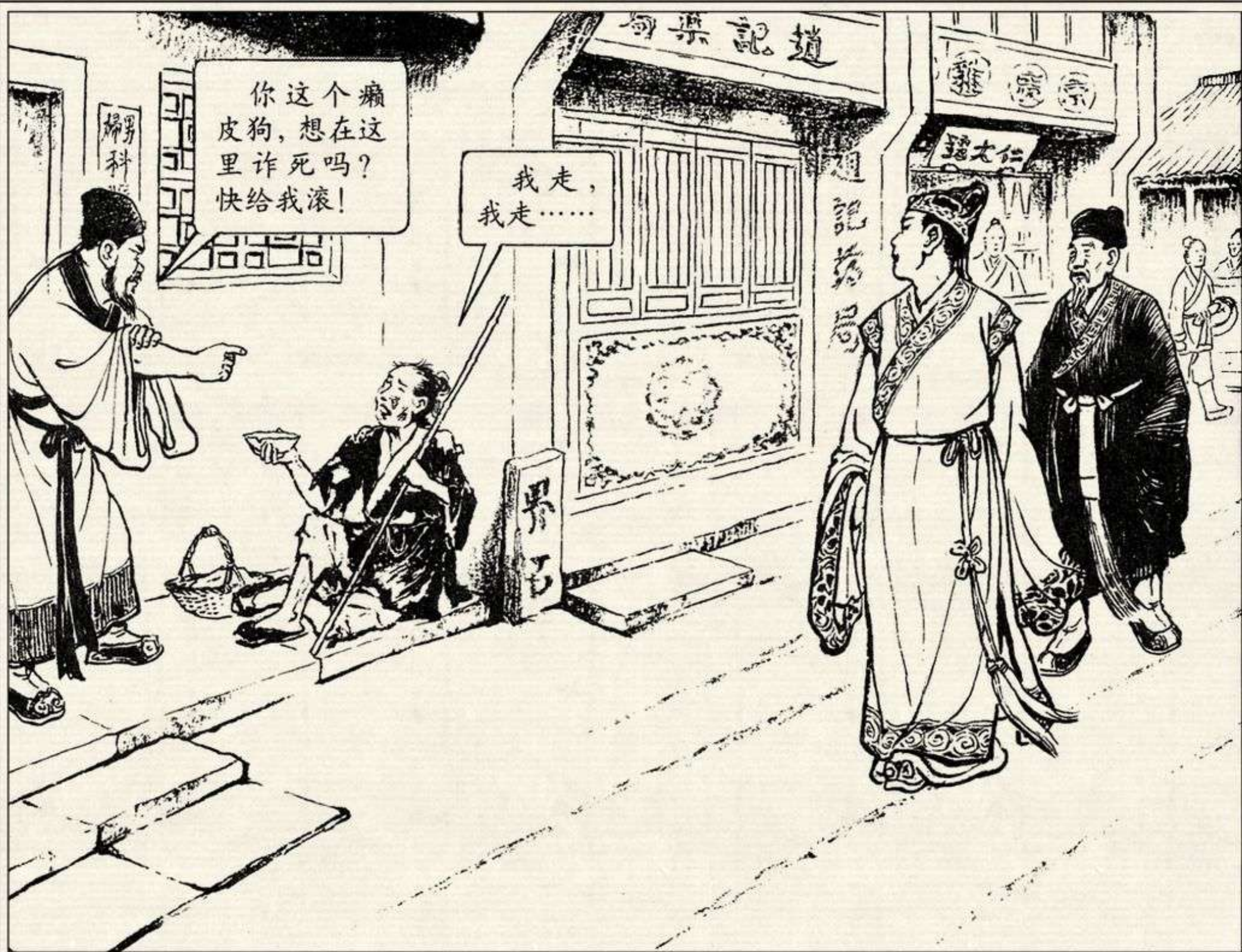
转眼过了五年，孝基夫妇已生下两个儿子。孝基勤俭经营，家道越来越好。



孝基常到各地办货，顺便寻访过迁下落。那天他带着老仆朱信到了陈留郡，住在一个客栈里。



第二天，孝基到街上走动，看见有人在驱逐一个乞丐。那乞丐病得只剩一把骨头，站起来就直晃荡。



那乞丐还在拖延，屋里赶出两个人，就来扭他。乞丐哀叫道：『大爷，行行好吧！我三天没吃的，走不动哪！』



孝基见了，心中不忍，吩咐朱信，拿几个钱去施舍。



朱信取钱递给乞丐，与他打了个照面，不禁吃了一惊。原来那乞丐的面貌竟和过迁很相像。朱信呆呆地看着，那乞丐只顾低头捡钱，全不在意。



朱信急忙回来告诉孝基，孝基喜出望外，但他是个精细人，吩咐朱信一番话，叫他再去细认。



那乞丐藏好了钱，抬起头来，细看一眼，也认出了朱信，不觉失声叫道：『啊！朱信！你同谁在这里？』



过迁哭着探问家中情形，朱信二说了。说到过老病故，过迁叫声：『苦呀！』顿时跌倒在地。



隔了好一会，他才哭出声来，朱信也陪着落泪。哭了一阵，过迁又问家中情形。朱信只说家业已变卖抵债，淑女嫁在相近的人家，方氏大概是改嫁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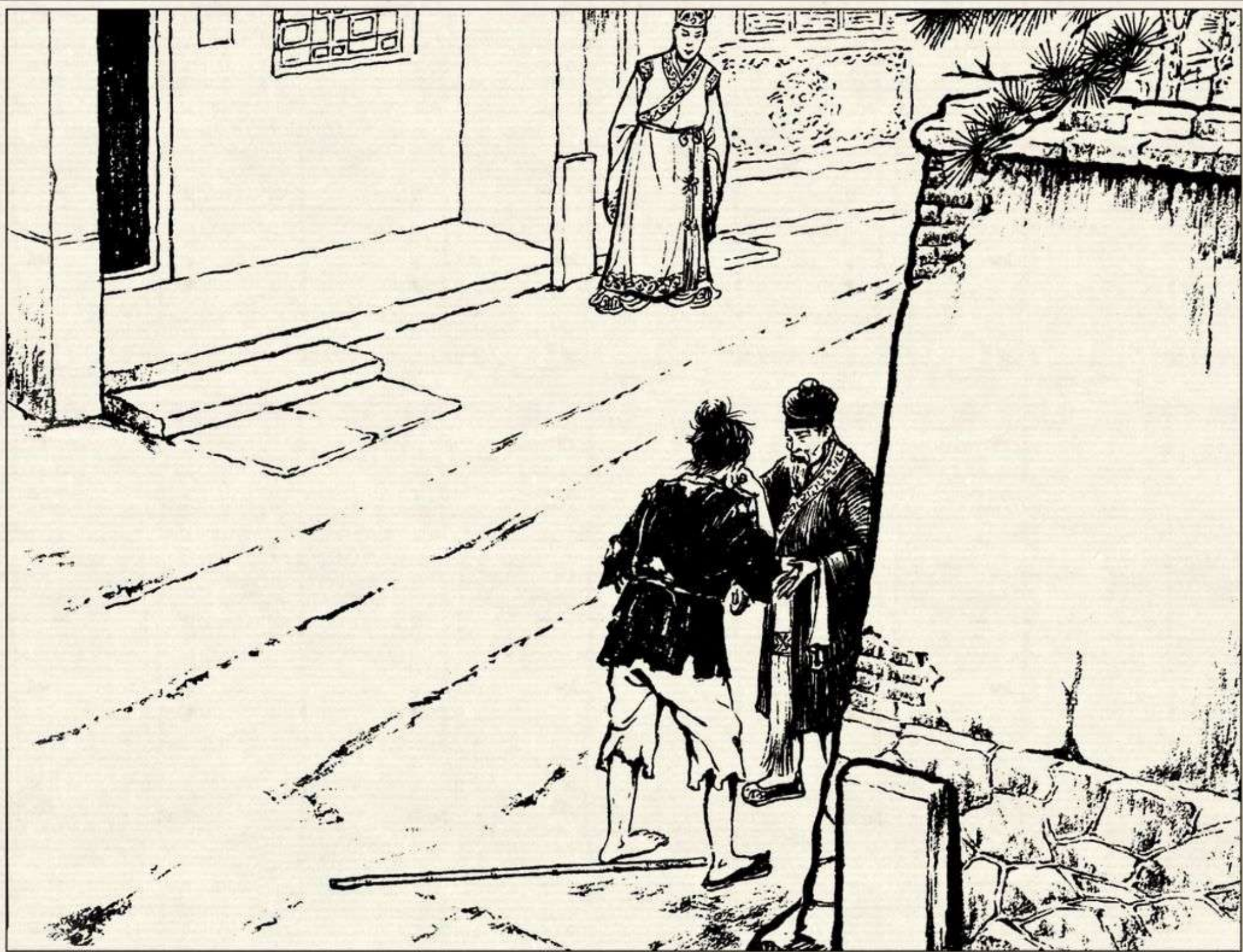


过迁听了，又号哭起来：『都是我害了全家，还有什么脸见人，不如死了吧！』说着，便一头向墙上撞去。朱信慌忙扯住。

小官人，好死
不如恶活，何必
短见！



当下朱信给他出了个主意，说自己的新主人张大爷到此办事，正缺人手，可以荐他充名伙计，只等货物办齐，就可一同回乡。过迁左思右想，只得答应。



朱信要他去见孝基。过迂道：『千万不要说出我的真姓名，只说是你的亲戚吧！』朱信道：『有事求人，怎好说谎？他看同乡之面，不会推托。』



两人来到孝基身边，朱信恳求官人收留他的旧日小主人。过迁上前唱个喏，孝基还了半礼。



孝基问他可会灌园，能否耐劳。过迂道：『小人不会灌园，但愿学做，如何敢辞辛苦。』

官人，他已说过，改过自新，照老奴意思，暂时收留他吧。



张孝基沉吟说：『要我收留，有三个条件：一，回家以后，不许走出园外；二，要早起晚睡，不许贪懒；三，如有不是之处，由我责罚。』过迁都依了。



衣。

于是，孝基带他回转客寓，吩咐朱信去烧水让他沐浴更



过迁痛痛快快地洗了洗，好似脱皮换骨一般，顿时神清气爽。



他穿上朱信的衣裳，走出房来。朱信已经备下饭菜。他狼吞虎咽，一口气吃得碗底朝天。



他原是带病的身体，洗浴时受着点凉，饭又吃得饥饱不均，当夜发起寒热，来势不轻。张孝基连忙请了医生，给他调治。



等到张孝基办齐货物，过迁的病也好了，就收拾回家。因为过迁刚病愈，孝基又雇了条驴子让他乘坐。



一路上，孝基老是用话打动过迁，使他回味今日的苦楚。正是当年荒唐的恶果。这些话，句句说着过迁心病。



朱信也把过老勤俭持家的情形，细细叙述，明里是告诉孝基，暗里是说与过迁听。过迁听了，惭愧得只是流泪。



走了几天，来到许昌，孝基带过迁先见过了父母，然后引他到后园，指定一间屋子给他安歇，嘱他垦土种园，不许随便乱走。过迁连声答应。



安排妥当，张孝基别了父母，回到家中，把收留过迁和自己的打算，一一跟妻子说了。淑女听了，十分感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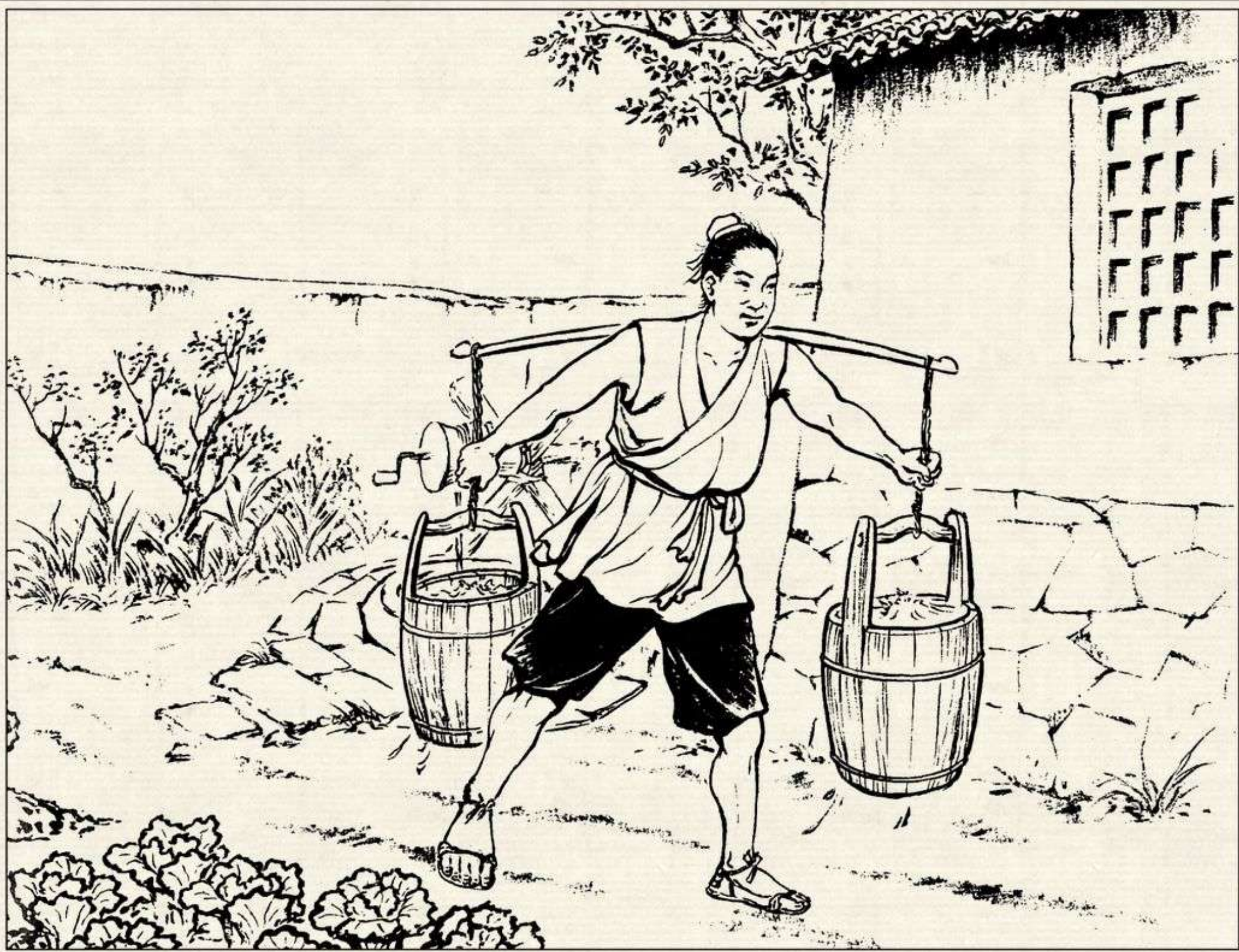
再说过迁，第二天一早，他就起来在园里锄地。他从来没有干过庄稼活，只是拙手拙脚地蛮干。一天下来，累得筋疲力尽。



过迁牢牢记住三个条件，立志重新做人。虽然疲乏，却丝毫不敢懈怠，每天抖擞精神，勤奋干活。过了数日，渐渐熟练起来，心中感到愉快。



从此，过迁每天挑水灌溉，割草垦锄，把满园果木蔬菜侍弄得十分茂盛。他足不出园，有时想到父亲坟上叩个头，但碍着规矩，不敢开口。



一天，有个园丁对他说：『小乙哥，你何苦这样劳碌？咱去喝酒。』过迁拒绝道：『你自己懒惰，已经不应该，怎么还来引诱我？快给我走！』



孝基常到园里来看过迂，有时故意找疵，将他叱骂一顿。过迂受了委屈，也不回嘴，态度非常谦恭。



这样过了半年，孝基夫妇俩见过迁意志坚定果然改过自新，觉得万分欢喜。



这一日，张孝基就带人来到菜园，叫过迁换了衣衫鞋袜，到店里去相帮管账。



过迁跟着孝基，到了一处地方，抬头看去，正是自家的宅子，不禁暗暗落泪。又见仆人都自家旧仆，家具也是自家故物，更觉满心凄楚。



孝基领他向里走去。到了过氏的家庙，指着堂中道：『有人在里边，你去认一认。』过迁急忙进去，抬头看见父亲灵牌，便扑翻身体，叩头痛哭。



正在这时，忽听得有人悲声叫道：『哥哥，你一去不回，全不把年老父亲放在心上……』过迁转过身，见是妹子，便一把扯住了，两人相对大哭。



过迁这时才知道真相。当下淑女在房中备下酒肴，款待兄长。过迁问起方氏下落，方知她立志不嫁，他感动得又流下泪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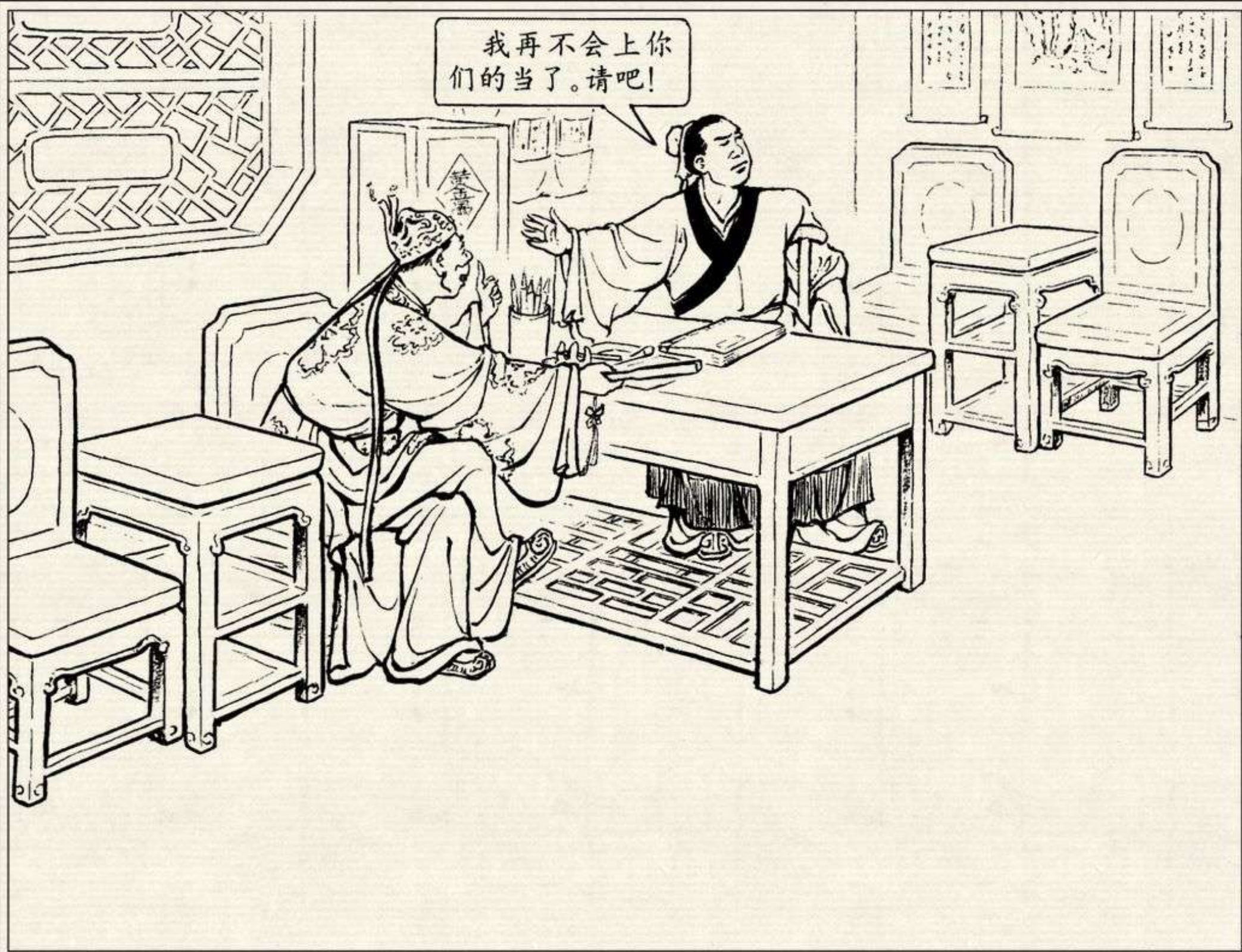
过迁要到父亲墓上祭拜，孝基替他备好祭礼。次日一早，郎舅两人一同前往。过迁叩下头去，放声痛哭，立誓要悔改前非。



回家以后，孝基带过迁来到店中，将银钱点明，交他掌管。从此，过迁早起晚睡，不辞辛苦，勤勤恳恳地做起买卖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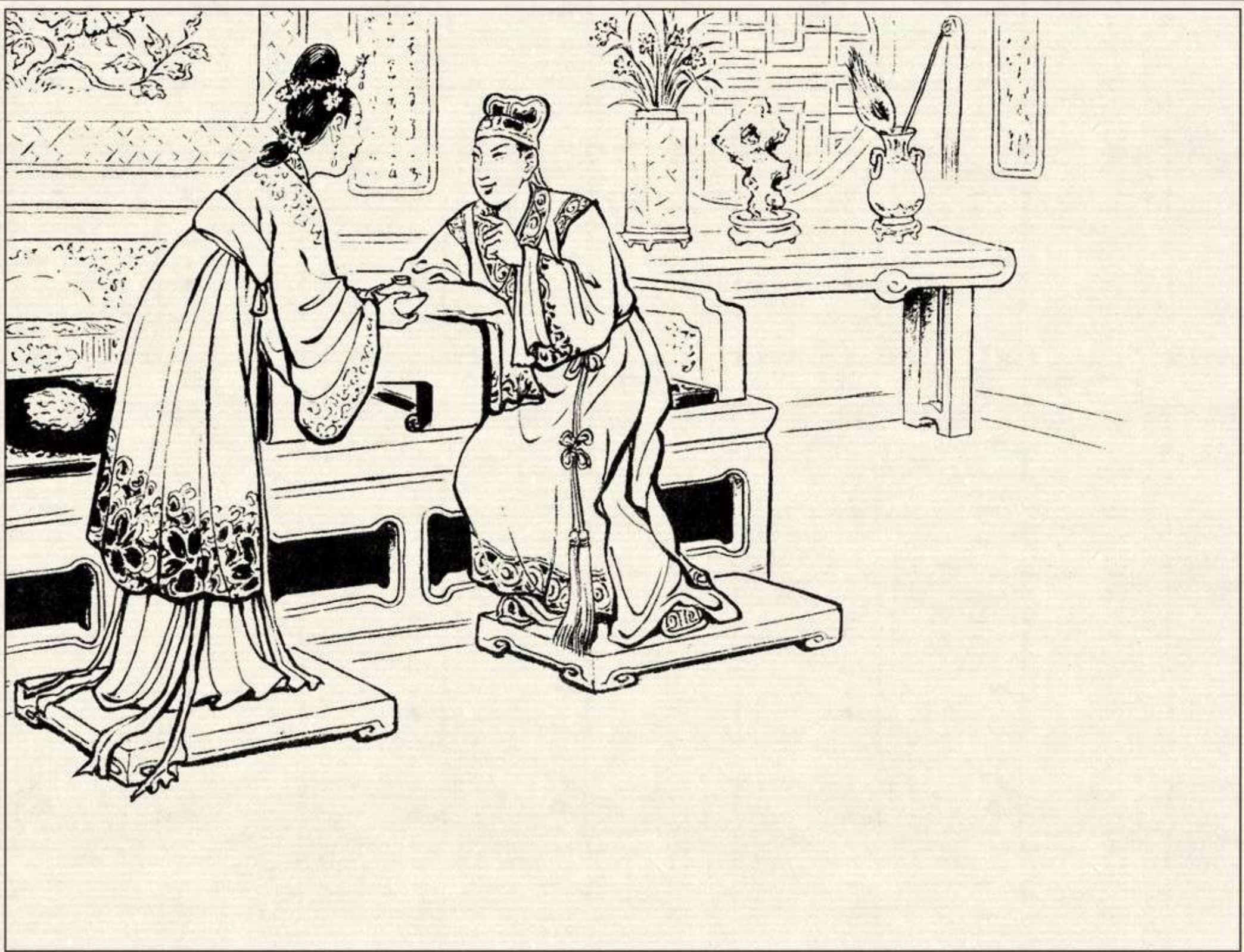
过了两三个月，张孝基买嘱了过迁从前的朋友，再去试他。那人几次引诱，过迁都严辞拒绝，并不上钩。



那人把吃喝嫖赌的乐趣，说得天花乱坠，可是过迁一点听不进去。那人无奈，只能去报知孝基。



又过了半年，孝基细查店中账目，分毫不差，便对妻子说：『老舅这样自爱，不负我们一片苦心。我想就把大嫂接回来，使他们夫妻完聚。』



第二天，孝基便把这主意告诉过迂。过迂怕他岳父不肯答应。孝基道：『如今大家知道你败子回头，令岳怎会不允？』过迂还在迟疑，孝基再三催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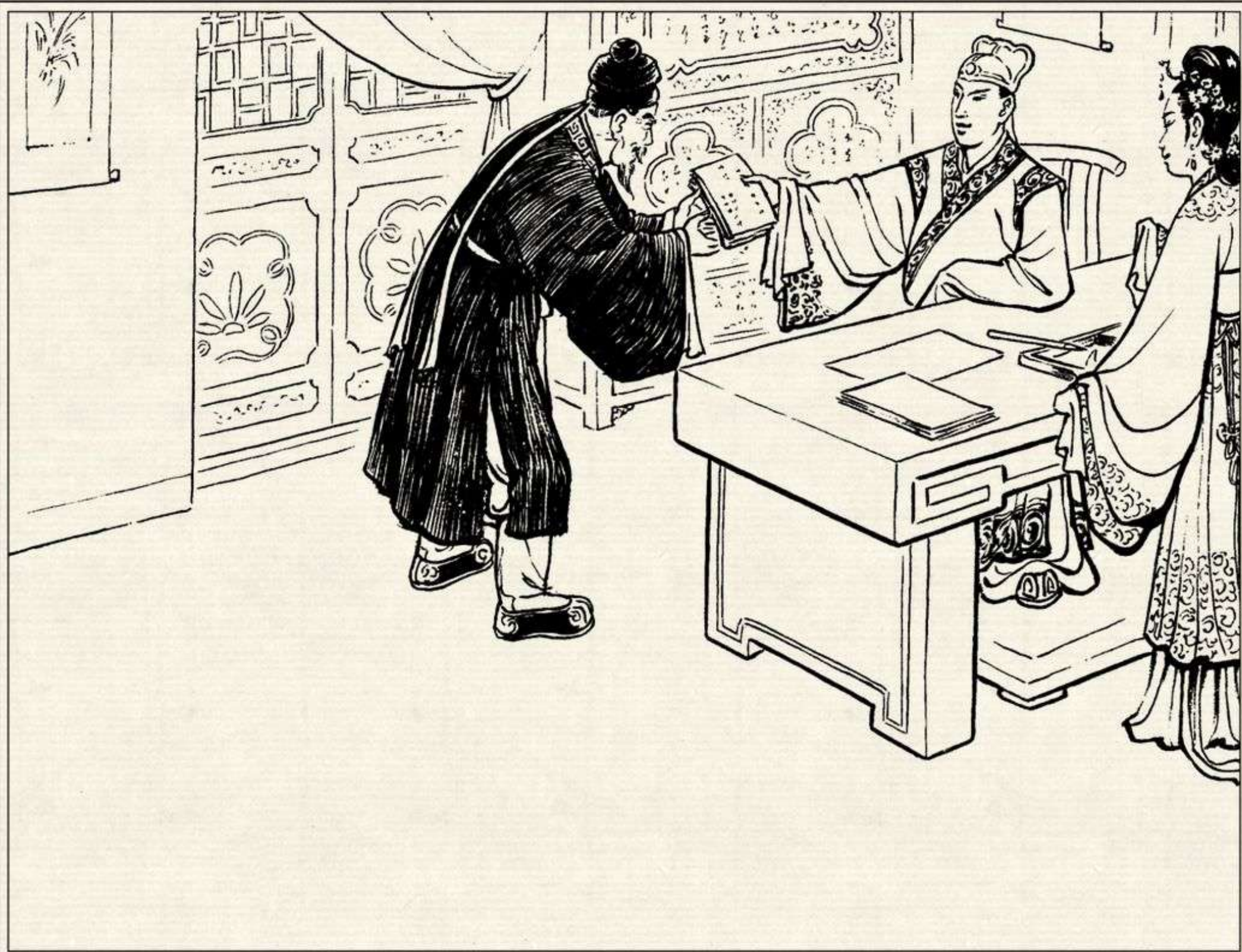
于是淑女取出衣服给过迁换了，孝基伴着他来到方家。
过迁见了岳父，拜倒在地。



方老备下酒席，请张孝基坐了首座，自己和女婿在下相陪。席散以后，方老把他们送出大门，说定明天便把女儿送去团聚。



孝基回到家里，一面备办酒菜，一面差人去请亲戚邻居，明天都来吃酒。



次日，方老依约送女儿来，过迁出门迎接。夫妻相见，悲喜交集。方氏对着张孝基深深万福道：『全靠妹丈玉成，真是没齿难忘。』



不一会，客人都已来到，张孝基吩咐开席。众人正在喜洋洋吃喝的时候，张孝基叫人捧出一个箱子，放在桌上。



孝基斟满了一杯酒，敬与过迁，然后开了箱子，取出一叠文簿。



过迁把账本接过来，问道：『妹丈，这是什么账？』孝基叫他且收下了，转身向众人道：『列位尊长在上，我有一言相禀。』众人都站起身来侧耳细听。

前年岳父将家产传与小生，不得已接受下来。岳父去世后，天幸在陈留访得大舅回来，现今如数奉还大舅。



孝基就把怎样在陈留遇到过迂，怎样使他先经劳苦，再管钱财，又怎样多次试探，讲了一遍。



众人听了，才明白孝基的一片苦心。过迁感动得哭拜在地，不肯收受账册。



张孝基把他扶起道：『大舅错了！当初你行踪不明，岳父才叫我暂管产业。现在你改过自新，我正好交卸责任。』两人你推我让，都不肯收受。



众人议论纷纷。有主张把产业平分，郎舅各收一份。孝基还是不受。方老道：『我看不必分了，且由两家一同经管吧！』众人听了，齐声说好。



孝基执意不受。过迁无奈，便跑到内室，约了方氏，一同跪求淑女。哪知淑女也不肯答应。



过迁眼看无法推让，只得收下账册，出来陪伴亲邻。直到晚间，方才散席。



第二天，孝基夫妇收拾回家，过迁夫妇含泪相送。孝基又再三叮嘱，以后定要克勤克俭，好好过日子。过迁连声应诺。



不久，方氏生了一子，过迁为他取名『师俭』。从此家庭增添了乐趣，过迁遇事更加谨慎，成为许昌城里有名的勤俭人家。



